

成为 BECOMING

米歇尔·奥巴马自传

[美] 米歇尔·奥巴马 著

胡晓凯 闫洁 译

MICHELLE OBAMA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成为

BECOMING

米歇尔·奥巴马自传

[美] 米歇尔·奥巴马 著

胡晓凯 闫洁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为 / (美) 米歇尔·奥巴马著; 胡晓凯, 闫洁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55-4420-6

I. ①成… II. ①米… ②胡… ③闫… III. ①米歇尔·
奥巴马—传记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0111号

Copyright © 2018 by Michelle Obama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in association with Tiand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8-722

成 为

CHENGWEI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美] 米歇尔·奥巴马
译 者	胡晓凯 闫 洁
责任编辑	张秋红 李晓娟
装帧设计	索 迪 高 晴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1/16
印 张	31.25
彩 插	8页
字 数	400千
定 价	9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4420-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所有帮助我成为自己的人：

抚养我长大的亲人——弗雷泽、玛丽安，克雷格，

还有我众多的家族成员；

我强大的闺蜜团，她们是我坚定的支持者；

我忠诚而敬业的下属，他们一直让我骄傲。

献给我一生的挚爱：

玛利亚和萨沙，我的两个宝贝女儿，

她们是我生存于世的理由；

还有贝拉克，和他一起的旅程从不乏味。

序

Preface

小时候，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要一只狗。我想要一栋带楼梯的房子，一家人住两层楼。我还想要一辆四门的旅行车，而不是我爸爸那个引以为豪的宝贝——一辆双门的别克车。我还常跟人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儿科医生。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跟小孩子打交道。很快我发现，大人们听到我这么说会很高兴。噢，做一名医生！真会选！那时候，我扎着小辫子，把哥哥使唤得团团转，还总是能够在学校拿A的成绩。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我壮志满怀。今天的我认为，大人问孩子的一个最没用的问题就是“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好像长大就是终点。好像在某一个时刻，你成了一个什么，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是一名律师，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一家帮助年轻人开创有意义的事业的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我曾是一名出身工人阶层的黑人学生，在一所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学费昂贵的大学里就读。我曾是在各种场合中唯一的女士和非洲裔美国人。我曾是一位新娘、一位疲惫的新妈妈、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儿。直到不久前，我刚刚卸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却给了我一个超乎想象的平台。它给我挑战，让我谦卑，鼓舞我，又贬低我，有时这些会同时发生。我刚刚开始回首过去这

些年里发生的所有事，从2006年我丈夫谈起要竞选总统的那一刻，到今年（2017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和梅拉尼娅·特朗普步入同一辆轿车，陪她参加她丈夫的就职典礼。这一路走来，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当你成为第一夫人，美国在你面前便呈现出极端的面貌。我曾经去过募集资金者的私人宅邸，那里看起来像是一座艺术博物馆，里面的浴缸是用宝石制成的。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一切的家庭，一台能用的冰箱、一个火炉就足以让他们流下感激的泪水。我遇到过一些浅薄虚伪的人，也遇到过一些精神高尚、坚强到令人惊讶的人，他们中有老师、军属等等。我也见过一些孩子——来自全世界的许多孩子，他们让我大笑，让我充满了希望，他们忘记了我的头衔，和我一起的菜园的泥土中东翻西找。

自从勉为其难地步入公众视野后，我曾被捧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女人，也曾被贬为“愤怒的黑人女人”。我曾经想问诋毁我的人，他们想强调这个词的哪个部分，是“愤怒”“黑人”，还是“女人”？我曾经微笑着跟一些人合影，他们在国家电视台辱骂我的丈夫，但依然愿意留一张合影放在自家壁炉架上作纪念。我听说互联网上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将我查了个底朝天，甚至质疑我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一名现任美国国会议员曾经取笑我的屁股。我受伤过、愤怒过，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对这种事情都一笑置之。

关于美国、关于人生、关于未来，我都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的父亲弗雷泽教我努力工作，保持开心，信守承诺。我的母亲玛丽安教会我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我们位于芝加哥南城的那间拥挤的公寓中，他们引导我认识我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以及我们国家的故事中蕴藏的价值。尽

管它并不美好、并不完美，尽管它比你希望的更现实，但你的故事是属于你的，并且永远属于你，所以请珍视它。

我住在白宫八年，这个地方的楼梯多到我数不过来，里面还有许多部电梯、一个保龄球馆和一位常驻花艺师。我睡的床上铺着意大利亚麻布。我们一日三餐都由世界顶级厨师烹制，并由专业人员服侍进餐，他们比任何一家五星级饭店或宾馆的服务人员都要训练有素。特勤人员戴着耳机，端着枪，带着刻意保持的单调表情站在我们门外，尽力不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私生活。我们最终习惯了这一切——这个富丽堂皇得有点儿奇怪的新家，还有其他人常态而安静的存在。

在白宫，我们的两个女儿会在走廊上玩球，在南草坪上爬树；贝拉克在条约厅熬夜工作，批阅简报，准备演讲稿；我们的狗萨尼有时会在地毯上拉屎。我站在杜鲁门阳台上，看着游客举着自拍杆拍照，从铁栅栏往里窥视，猜测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些日子里，我们的窗户因为安保原因一直关着，我感觉都要窒息了，因为我根本无法不受干扰地呼吸新鲜空气。还有些时候，外面盛放的白色木兰花、日日繁忙的政务，还有庄严的仪仗队，都会让我心生敬畏。在很多日子里，我对政治感到深恶痛绝；而在某些时刻，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美，又让我惊异到无以言表。

然后，一切结束了。即使你早就明白它会结束，即使你在这里的最后几周充满了动情的告别时刻，那一天在记忆里依然是一片模糊。一只手放在《圣经》上，一段誓言再一次被重复。一位总统的家具被抬走了，另一位总统的家具被抬进来。衣帽间清空了，几小时之后又被填满。就这样，新枕头上躺了新人——他们有新的性情，新的梦想。当一切结束，你从世界上最著名地点的那扇门最后

一次走出时，你需要从很多方面重新找到自我。

就让我从这里开始吧。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小事。我正待在我们的新家里，这是一栋红砖房子，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距离我们的旧家大约两英里¹。我们刚搬来不久，还没有收拾停当。在家庭活动室，我们的家具布置得和在白宫时一样。房间里到处摆放着一些纪念品，提醒我们那些日子是真实的——我们一家人在戴维营的照片、美国原住民学生们送给我的手工陶制品、一本纳尔逊·曼德拉亲笔签名的书。不同的是，这天晚上其他人都不在。贝拉克正在旅行；萨沙和朋友出去了；玛利亚在纽约生活和工作，她正在经历上大学之前的间隔年。这里只有我，我们的两只狗，还有一个空荡而安静的房子，这是过去八年里我从未有过的体验。

我肚子有点儿饿，便从卧室走下楼梯，两只狗跟着我。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到面包，拿出两片放在烤箱里。我又打开壁橱，取出一个盘子。我知道这么说很奇怪，但是自己从厨房架子上取下盘子而没有人抢着代劳，自己看着面包在烤箱里变得焦黄，这让我感觉回到了之前的生活。或者说，我的新生活从此宣告开启了。

最后，我不光烤了面包，还做了一份烤乳酪三明治，我把面包片放在微波炉里，中间放了一大块油腻的切达奶酪。然后我端着盘子来到后院。这次，我不需要告诉任何人我要出去，而是就那么走了出去，光着脚，穿着一条短裤。冬日的寒意终于离去。番红花正努力沿着我家的后墙往上爬。空气中闻起来有春天的气息。我坐在走廊的台阶上，脚下的石板依然留有阳光的余温。一只狗在远处吠了起来，我家的两只狗驻足细听，似乎一时有点儿迷惑。我意识

1 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若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到，这个声音对它们而言是刺耳的，因为我们在白宫时没有邻居，更不要提邻居的狗了。对于它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全新的。当两只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时，我在黑暗中吃我的面包，试图享受这种孤单。我的心思不在离我不到一百码¹的那队配枪卫兵身上，他们正坐在我们车库里的特设指挥部内；我没去想现在我上街依然还得有安保人员陪同；我也没去想那位新任总统，甚至也没想那位卸任总统。

我在想的是，几分钟后，我要回到屋子里，清洗水槽里的盘子，然后上床睡觉，也许开一扇窗，就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那真是太好了。同时我在想，这种安静让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地思考。作为第一夫人，我已经习惯了日复一日的忙碌，忙到连不久前在忙什么都忘了。但是，现在我开始感觉不同了。我的女儿们，她们初到白宫时，带着她们的“波利口袋”²、一条名为“布兰基”的毯子和一个名叫“泰格”的老虎布偶。而现在她们已经长大了，成了有计划、有主见的年轻女士。我的丈夫正在休整，让自己适应后白宫时期的生活。而我在这里，在我的新家，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写于 2017 年 3 月

1 1 码约等于 0.91 米。

2 “波利口袋” (Polly Pocket)，一种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后半期盛行于美国的古董玩具，深受女孩喜爱。经典款式的“波利口袋”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各异的盒子，打开后有各式各样的场景，如公寓、酒店、餐厅等，里面有小人等配件。孩子们可以发挥想象力虚构一个个情节。美国南方的孩子又将之称为“八宝盒”。

目录

Contents

序
I

Part I 成为我
001

Part II 成为我们
113

Part III 成为更多
295

后记
475

致谢
481

Part I

.....*

成为我

*Becoming
Me*

1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聆听着奋斗的声音度过的。这种声音以糟糕的（至少是业余的）音乐的方式呈现，从我卧室的地板缝里传出来——那是楼下姑婆萝比的学生弹钢琴时发出的叮当声。他们在缓慢而笨拙地学习音乐。我家住在芝加哥南岸社区一栋整洁的砖砌小楼里。这栋小楼的主人是萝比和她的丈夫特里。他们住在一层，我父母在二层租了一间公寓。萝比是母亲的姑妈，许多年来对母亲一直很慷慨，但是我有点儿怕她。她古板严肃，是本地教堂的合唱团指挥，也是我们社区的钢琴教师。她穿着便鞋，脖子上总挂着一副带链子的眼镜。她笑容狡黠，但不像我母亲那样有幽默感。我时常听见她责备学生不勤加练习，或者责备家长送孩子上课迟到。

“晚安！”她白天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口气里带着怒火，就像有些人会说“哦，我的上帝啊”——感觉几乎没有谁能让萝比满意。

然而，奋斗的声音成了我们生活的背景音。每个下午和晚上都有练琴的声音。教堂的女士们有时会过来练习唱赞美诗，她们虔诚的歌声穿透了我家的墙壁。姑婆萝比定的规矩——上钢琴课的孩子一次只能练一首曲子。我在房间里听他们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弹，弹得战战兢兢，想努力获得她的认可。他们开始从《刚出炉的十字餐包》练起，直到学会《勃拉姆斯摇篮曲》就可以毕业，不过中间的过程可不轻松。音乐声并

不烦人，但它无休无止。琴声爬上隔开我家与萝比家的那段楼梯。夏日里，琴声会从打开的窗户飘进来，伴随着我的思绪，那时候我通常在玩芭比娃娃，或者用积木搭建小小的王国。唯一的间歇是在父亲从城里的水处理工厂上完早班回到家时。他会在电视上放芝加哥小熊队¹的棒球比赛，放大音量，将琴声挡在外面。

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南城。小熊队打得不坏，但也不算很好。父亲坐在躺椅上看比赛，我坐在他怀里，听他讲小熊队正处在赛季末，毫无状态，还有球队外野手比利·威廉姆斯在球场左侧的挥棒有多么帅气——他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康斯坦斯大道上。而在棒球场外，美国正处在大震荡中。肯尼迪兄弟被刺杀；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市的一个阳台上被枪杀，引发了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警察在格兰特公园用警棍和催泪弹驱离“越战”抗议者，酿成了流血事件。而格兰特公园就在我家北边大约九英里处。与此同时，许多白人家庭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据说那里有更好的学校、更大的空间，很可能也更“白”。

我对这些都没什么印象。我当时还是个玩芭比娃娃和积木的小女孩，和父母、哥哥住在一起，晚上睡觉时哥哥的脑袋离我只有3英尺²。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世界，是一切事情的中心。母亲早早开始教我读书，带我去公共图书馆，陪我一起认书上的字。父亲每天穿着城市工人的蓝色制服去上班，晚上下班后会向我们展现他对爵士乐和艺术的热爱。父亲年少时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上过课，高中时学过绘画和雕塑。学生时

1 芝加哥小熊队（Chicago Cub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支球队，经济实力雄厚，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球迷众多。

2 1英尺约等于0.3米。

代的他是一位实力强劲的游泳健将和拳击手，成年后的他热爱电视上播出的所有运动项目，从专业高尔夫到北美职业冰球联赛。他喜欢看到有能力的人获胜。当我的哥哥克雷格对篮球产生兴趣时，父亲将硬币抛到厨房的门框上，鼓励他跳起来去够。

对我来说，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五个街区的半径内——我的祖父祖母和堂（表）亲们的家，街角的教堂（我们因为上主日学校所以不经常去），一个加油站（母亲有时会派我去那儿买一盒新港香烟），以及一家酒品商店，那里也卖沃登面包、散装糖果和盒装牛奶。在炎热的夏夜，附近公立公园会传来喝彩声，那里在举行成人垒球联赛，克雷格和我会在这喝彩声中打瞌睡。白天我们会爬上公园游乐场的攀爬架，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捉迷藏。

克雷格和我相差不到两岁。他遗传了父亲柔和的眼睛和乐天派的性情，还有母亲的不妥协。我们两兄妹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最初就对自己的妹妹有一种不可动摇和无法解释的忠诚。在一张早年的黑白家庭照片里，我们一家四口坐在沙发上，母亲面带微笑，揽着我坐在她怀里，父亲看起来严肃又骄傲，克雷格倚在他腿上。我们穿着正式，也许正准备去教堂或者参加婚礼。我当时大概八个月大，脸肉嘟嘟的，表情严肃好斗，戴着尿布，穿着熨过的白裙子，看起来随时都会从母亲的手里滑出去，而且盯着镜头，好像要吃掉它。克雷格紧挨着我，他系着蝴蝶领结，穿着西装外套，表情严肃，看起来像个小绅士。他只有两岁，但看样子已经有哥哥的保护欲和责任感了。他的胳膊朝我这边伸着，手握着我胖胖的手腕，似乎要保护我。

拍这张照片时，我们住在帕克维公园社区，和祖父祖母家只隔着一条过道。帕克维公园社区是芝加哥南城的一处经济适用社区，里面都是

现代风格的公寓楼房。社区是 20 世纪 50 年代落成的合作公寓¹，是为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工人阶层家庭住房短缺问题而设计的。后来，在贫穷和帮派暴力的碾压下，这个社区每况愈下，成为城里最危险的居住地之一。不过，早在那之前，我还在蹒跚学步时，父母就接受邀请，搬到南边几英里外萝比和特里家里住，这里要比之前社区的环境好多了。我的父母十几岁时相识，后来二十几岁时结了婚。

在欧几里得大道上，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户人家，空间并不大。从设计来看，二楼应该是老人房，只够一两个人住，但我们一家四口还是设法住了进去。父母用了唯一的卧室，我和克雷格的卧室在一个稍大的区域，我猜这里本该是起居室。后来，我们长大一些，我的外祖父普耐尔·席尔兹，一个热心但技艺不算精湛的木匠，带来一些便宜的木制镶板，做了一个临时隔断，将房间分成了两个半私密的空间。他还给每个空间安了一扇折叠门，这样又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公共游戏区，我们可以用来放玩具和书。

我爱我的房间。这里只够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窄的书桌。我把所有的毛绒玩具都放在床上，作为一种例行仪式，每晚睡觉时都把它们精心地摆放在我脑袋周围。克雷格那边的空间和我的一模一样，他的床紧挨着木镶板，和我的床平行。我们之间的隔断很薄，晚上躺在床上可以聊天。在隔断和天花板中间有一个 10 英寸²的空隙，我们聊天时经常从这个空隙把卷起来的袜子扔来扔去。

姑婆萝比那边的屋子布置得像一座坟墓，家具都包裹着塑料保护膜，我大着胆子坐上去时，光着的腿挨着保护膜，感觉又冷又黏。她的

1 合作公寓，美国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最主要的居住方式。

2 1 英寸约等于 2.54 厘米。

架子上摆放了很多小瓷像，但不许我们碰。我的手会在一组样子甜美的玻璃贵宾犬上停留一下，那是一只漂亮的母狗和三只小狗，然后我把手撤回，担心萝比会生气。没有钢琴课的时候，楼下一片死寂。电视从来没有打开过，收音机也没有开过。我甚至不确定他们夫妇在楼下是否说过话。萝比的丈夫全名叫威廉·维克多·特里，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都称呼他的姓。特里就像个影子，几乎不怎么说话，他一周里每一天都穿着三件套西装，看上去很体面。

那时我把楼上和楼下看成两个不同的天地，由两种不同的氛围主宰。楼上的我们闹哄哄的，并觉得理应如此。克雷格和我在公寓里互相扔球追逐。我们把碧丽珠家具护理喷蜡喷到走廊的木地板上，这样就可以穿着袜子在上面滑得更远更快，经常滑得撞到墙上。我们用两副手套（那是父亲送的圣诞礼物）在厨房里举行兄妹拳击比赛，还有“私人教练”指导我们如何稳准狠地出击。晚上，我们一家人会玩棋类游戏，讲故事或笑话，听杰克逊五兄弟乐队的唱片。如果我们吵到了楼下的萝比，她便果断地走向我们共用的楼梯间的电灯开关，这个开关也控制着我们楼上走廊的灯泡，一开一关，一开一关，这是她在礼貌地提醒我们小点儿声。

萝比和特里上了年纪。他们成长于另一个时代，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看到过我们的父母也不曾看到的事情，克雷格和我两个毛孩子就更不懂了。有时我们对楼下的坏脾气抱怨过度时，母亲会这么教育我们。虽然我们不了解时代背景，但我们被教导要记住它是存在的。父母告诉我们，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背负着一段看不见的历史，单凭这一点，宽容就是必要的。许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姑婆萝比曾经以种族歧视的罪名控告西北大学。1943年，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合唱音乐研习班，却不被允许住女生宿舍，而被通知去住城里的一个出租房，还被告知那里